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
新派武侠巨著

黑欲浪子

公孙千羽著



上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
新派武侠巨著

黑欲浪子

公孙千羽著



中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
新派武侠巨著

黑欲浪子

公孙千羽著



下

黑欲浪子

ISBN 7-80595-426-7



9 787805 954264 >

千
羽
日

ISBN7-80595-426-7

1.180 (全三册: 36.20 元)

旋风剑大系 公孙千羽 著

黑欲浪子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月娜
封面设计:永强
插图:大水

旋风剑大系
黑欲浪子
公孙千羽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政府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4 字数:384千

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 7-80595-426-7/4·180

(上、中、下册) 定价:36.20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黑色的太阳	(1)
第 二 章	黑色的月亮	(39)
第 三 章	金蝉脱壳	(76)
第 四 章	断桥之计	(114)
第 五 章	月下良人	(151)
第 六 章	青出于蓝	(178)
第 七 章	龙归大海	(204)
第 八 章	素手诛仇	(230)
第 九 章	飞刀解重围	(258)
第 十 章	飞龙宝剑	(285)
第 十 一 章	魔 洞	(312)
第 十 二 章	席卷一空	(338)
第 十 三 章	巨 人 局	(364)
第 十 四 章	通天真人	(390)
第 十 五 章	欲海天魔	(415)
第 十 六 章	鬼层秘议	(441)
第 十 七 章	金蝉脱壳	(467)
第 十 八 章	妙不可言	(494)
第 十 九 章	魔林五豹	(521)
第 二 十 章	十四童子	(547)
第 二 十 一 章	包天三妖	(572)
第 二 十 二 章	横天浪子	(598)

第二十三章	新 剑 主	(623)
第二十四章	金童战玉女.....	(659)
第二十五章	包藏祸心.....	(695)
第二十六章	奇 城.....	(722)

第一章 黑色的太阳

在宜昌府的北门外，直通南津关的大路上，有一个头带凉帽，身穿黑色衣裤的年青人立于一株路旁大树下，凉帽的前缘压得很低，同时脖子上还系了一条大黑巾，连下额都不容易看到。

年青人身旁立着一匹乌黑的健马，鞍上挂着一条长皮袋，但不知袋中装的是什么，因为皮袋狭长，大概不是被毯或衣物。

二月天的中午时分，太阳晒得树叶和草地几乎冒出火来，但那个青年人绝对不是乘凉，因为他不时向宜昌那端路上望个不停，而且有点不耐烦的样子，无疑他是在等待什么人物。

大概天气太热的关系，路上的行人愈来愈少，相信都找地方乘凉去了。忽然间，那年青人举手一拍他的同伴——黑马，口中轻轻的道：

“阿黑，他终于来了，我猜得不错，他得手后必从这儿入川。”

他缓缓的骑上黑马，两脚一挟马腹之余，他又回头看了一眼，抬手拉上脖下的黑巾，又轻声向黑马道：

“阿黑，到前面山脚下等他。”

在南来的路上，这时疾驰着一骑人马，马上坐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壮年大汉，粗眉巨目，形态威猛，身体魁梧，肩间斜背着一把青钢长剑，丝穗飘扬，来势如风，显然是位江湖豪强。

这人面上露出一股得意之色，高扬皮鞭，啪啪啪，策得那匹并不出众的座骑满口白沫，拚命向前挣扎。

他刚刚驰到林前，突见山脚下闪出一个清一色黑的人物，不由猛地一怔，急急拉缰，竟将那匹普通座骑拉得一屁股坐倒地上。

“老兄，因何拦路？”

大汉在马背上一蹬，全身落在马前面四五丈，这一手不只显示出骑术高明，同时也显露一手轻功给对方看，存心让黑衣人看点颜色。

其实他白费劲，那黑衣人居然视如无睹，依然屹立如山，口中竟还哈哈笑道：

“牛强，你心里应该有数，前天晚上那笔买卖你能瞒得了别人，却不能瞒我，陈大户五姨太房中的七百两黄金你都拿到手了，官府追查虽紧，然而无法查出是你，你的神通虽大，但又无法大过我，献上来，我不要你的命，那是因你未杀人，否则被我堵住的从来没有几人活着回去。”

大汉猛地拔出背上长剑，吼声道：

“你是谁，竟敢黑吃黑，吃到我牛大爷的头上来了？”

黑衣人陡地冷笑道：

“你敢放肆！小心你的狗命！”

他似有意亮出他那只右手掌心，只见他掌心突然出现一团圆圆的，乌金似的黑印，那黑印竟逼射出刺目的芒尾！

大汉一见，霎时面如死灰，身不自主，连连后退，同时抖个不停！

黑衣人一见冷声：“站住，不要动，我说过不杀你！”

大汉闻声立定，怯生生的将剑归鞘，颤声道：

“大侠，我愿献上那七百两黄金！”

黑衣人点头道：

“拿过来！”

大汉急忙转身，立由马鞍上取下一只皮袋，恭恭敬敬的送到黑衣人跟前。

黑衣人点都不点，他似料定大汉不敢作弊，顺手掏出一锭银子，约有二十两，掷给大汉道：

“那晚你辛苦的一夜，同时又躲藏了两天，我知道你身上的钱都输光了，拿去罢，你仍可豪赌一场！”

大汉接过银子，连问都不敢问，急急转身，骑着他那匹喘息刚停的蹇脚马，垂头丧气，又循原路回去了。

黑衣人不慌不忙，目送大汉去后，伸手将黑巾拉下，俯身提起皮袋，抖动两下，似在估计份量，回到林中去了。

在宜昌的小西门里有座古老有汉寿亭侯庙前堆满了人群，那是一块跑江湖的天下，同时也是摊贩们的封疆，甚至还是一些白吃白喝大爷们的温床。

这时正是日薄崦嵫，夕阳斜照之时，忽然一个高大的汉子追着两个瘦小的青皮（无赖）大声喝叱。

巧，那大汉竟是在大路林前被黑衣人吃掉七百两金子的牛强，只见他睡眼半睁，无精打彩，显然是刚从什么地方睡一觉起来之态。

两上青皮闻声立住，一见是他，其中一个啊声道：

“大牛爷！是你老，请问有何差遣？”

牛强行近大声骂道：

“他妈的，老子喊破喉咙才将你妈的小狗叫住！差遣？别他妈的咬文嚼字了，我问你，他妈的三狗子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三狗子得意至极，裂开尖嘴笑道：

“一个公子模样的人物，他叫我送了一封信给府衙门的张师爷，差费可不少，竟给了我五两银子……”

牛强闻言一愕，打岔道：

“那公子是什么样的面貌？”

三狗子想了一下，摇摇头道：

“他穿着华丽，而且一出手就是五两银子，我既不敢看他，同时

也被五两银子把我的目光吸住了，牛大爷，我竟想不起他是什么像貌哩！”

牛强大喝道：

“他妈的，真没出息，看都不敢看人家，他妈的还在道上混个什么劲！”

三狗子被骂得缩了头，他忽然正色道：

“牛大爷，陈大户家被盗的事情我可有底啦……”

牛强悚然一震，急急道：

“他妈的别胡说！”

三狗子道：

“是真的，那人大概忘了封函之故，信纸被我偷看了！不料内容竟与陈大户家里被盗有关呀！”

牛强更惊，伸手将他抓住，目露杀机，低吼道：

“信内说什么？”

三狗子道：

“我记得很清楚，等会我照原信写出给你看。”

牛强顺手一摔，“扑”的将三狗子摔了个四脚朝天，骂道：

“他妈的，你存心出老子的洋相，明知我大爷对那些玩间摸不到边，还硬要写给我看，他妈的，还不快将重要的说给大爷听听。”

三狗子被摔得歪嘴裂牙，一看牛强又要动手，吓得边爬边摇手道：

“大爷，你不能再来了，我这几根骨头都要断了！”

他急急站起来接道：

“大爷，信内说强盗已被杀死在鬼屋后面山上，七百两黄金照什么规矩扣下八成，其余二成已关转陈大户。”

牛强暗吁口气，付道：

“他强夺我七百两黄金倒还存了良心，但不知他拿什么人给我替死！看来案子是不会追查到我头上了……”

三狗子见他沉吟不语，轻轻的问道：

“大爷，夺走强盗黄金的人是谁？你老是道上打得响的大人物，相信一听就有个谱儿？”

牛强大骂道：

“他妈的别瞎捧，我怎么知道？”

三狗子道：

“他的信后画了一个大黑巴巴，据我三狗子猜想，那一定是什么记号！”

牛强横眼骂道：

“三狗子，你如果想坐牢，那就把这件事拿到外面逢人就讲，否则你就闭着“鸟”嘴勿出声。”

三狗子点头道：

“这当事儿我装作不知道，不过大爷，我猜府衙里仍然要追啊！”

牛强道：

“似这样的信，全国各府三十余县差不多都接过，除非那地方不有发生事情，你要知道，信上那个画黑巴巴的人不惟黑，白两道，谁见了就得失魂落魄，全身发抖，尤其是官衙，见信就算消案啦，顶多派出个把步快去看看死尸了事。”

三狗子知道他不敢说出画黑巴巴的是什么人，岔开话题问道：

“大爷，你叫我有什么事？”

牛强从身上掏了一把青钱给他道：

“我从中午睡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，你去帮我买只鸡蒸着，我到赌场去去就来。”

三狗道：

“对了，牟老板似在派人寻你。”

牛强闻言，急急向城外奔去，自言道：

“难道他在怀疑我？”

当他走近西门外江边时，忽有一群混混儿涌了上来，大笑大叫，这个喊牛大爷，那个叫牛大哥，闹成一片。

牛强本来是垂头丧气，但自知案子不会再追之后，这时倒是异常安心了，他也跟着闹开了。

这一群不下二十几人，看来没有一个是上流人物，他们不是谈赌，就是谈嫖，出言极尽粗鲁之能事，推推拉拉的向一条僻巷走去。

那条巷子里脏得要命，臭气薰人，近似一条垃圾沟。

巷子虽僻，但喧嚷之声却比大街尤甚，里面可就没有一家像样的店面，举目看去，只见什么摊贩，小吃，私娼，烟馆，赌场等等应有尽有。牛强这一批走进一座黑色大门，里面烟雾缭绕，闹声炸耳，竟是一家大赌窟方桌，长台，人头钻动。

牛强一直走柜台，掌柜的是个五十多岁的人，带一副玳瑁眼镜，下额留有一小撮胡子，他看到牛强走近时，哈哈笑道：

“大爷，莫非要拿锭子换筹码？”

牛强摇头道：

“今天不赌，老板在哪里？”

掌柜的啊声道：

“在楼上吸大烟！”

牛强点点头，扭身就朝后面走去。

上了楼，里面的房间不少，牛强直奔最后一间大房门，推门而入，大声道：

“老板，你找我？”

房中布置非常豪华，图书，字画，摆饰，无一不是名贵东西，所遗憾的是靠里面有张吸大烟的床，哪怕床上都是锦被罗帐，但那股朦胧的烟雾却扫尽一切风雅。

这时在床上躺着两个人，一个年近花甲，满面红光的老者，谁都不会相信他是吸大烟的人物，也许他有某种非常的内在因素，否则必枯瘦如柴。

在老人的对面，居然躺着一个花容月貌的少妇，这时正在有说有笑的替老人烧烟泡。老人一见牛强走入，显得非常高兴，缓缓的坐起道：

“老弟，你没走？”

牛强先向那少妇问好道：

“大嫂，你好！”

在少妇娇笑点头之余，牛强又向老者道：

“大哥！你怎知道我要入川？”

老者哈哈笑道：

“老弟，别人不说我消息灵通我不怪，难道你也不承认。你今天连中饭都没吃就租了一匹马出小西门，而且是朝着南津关的大道上走，那不是急急入川而何？”

牛强点头道：

“大哥消息真灵通，不过我在路上会到一个朋友又回来了。”

老者正色道：

“你入川是不是要找油水？”

牛强一怔，心中有点不安，忙道：

“大哥，你知道我在这个月里输光，入川正是为了找赌本，好在我会着个好朋友，他不要我开口，见面就给了我二十两，这不是！”

他在身上摸出黑衣人给他的银子！向老者晃了一晃又收回去。

老者叹声道：

“老弟，区区几十两，你为何不向老哥我拿呢！竟害得我空急一场。”

牛强苦笑道：

“在大哥这里赌，输了又向大哥要，那成什么话，不过我得问大哥，你到底急什么，难道有人要找我牛强的过节？”

老者躺下吸完少妇打好的一口烟，又撑起来道：

“陈大户家里那件案子你是知道的，今天已有生面孔到我赌场

里来查问，凡在北湖上有点字号的人物，差不多都被问到了，这档事我可真怀疑是你干的，不地现在没事了，案子总算有了个结果。

牛强装着朗笑道：

“大哥，假如是我牛强干的，那还能瞒得着你。”

老者拿起一把细磁茶壶喝了一口，点头道：

“告不告诉我大哥倒是小事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在我的码头上出事情，说真的，现在江湖上出来了批比老辈还辣手的货色，动不动就是黑吃黑，甚至要财带要命，因之连大哥我都禁若寒蝉，近日听说京里也出了几件大事，以致连宫里的皇家大剑客也出动不少，大哥我真替一些要好的朋友担心。”

牛强道：

“大哥，我听说劫陈大户的点子被杀在鬼屋后面山上？”

老者点头道：

“我派人去看过！”

牛强急问道：

“大哥怎么知道的？”

老者道：

“是府里甲头儿来说的，老弟，你猜那鬼屋后面死的是谁？”

牛强摇头道：

“还是大哥说罢。”

老者叹声道：

“说出来你会吓一跳，老弟，他就是关外‘饿虎剑’曾荷生！”

牛强闻言悚然道：

“是那个狠毒无比的探花贼！我曾在十招之内败在他手中！”

老者道：

“这家伙幸好一到就去作案，假如先到我这里来就糟了！”

牛强装作不知道：

“这是谁将他收拾的呢？”

老者陡然跳到床下，来回踱了几转才沉声道：

“杀他的人差人送了一封信给府衙，声明劫金扣下八成，然在信后面画了一个黑色太阳！”

牛强虽然早已知道，但此际仍旧闻言变色！”

老者不待他接话，接着吁口气道：

“黑色太阳现在照到我们宜昌来了！只怕近百里内的江湖朋友只好睡大觉子，谁都不敢动啦！”

说完，他拉着牛强向楼下走去。

岂料就在他们下完楼梯这际，突闻一个宏亮声音吼道：

“大家下，通通向单上下，我卖双！”

原来在大厅的左角上有场大赌，人墙圈起三四层，那是财‘单双’，赌具是两个‘乾隆通宝’清钱，当宝官的将两钱弹动，势如车轮般横着旋转，接着宝官迅速拿起一只大碗罩住，所谓单，那是两钱一反一下，所谓双则两钱或同是反，或同是正，那要等揭开了才知道，在未揭之前，赌客凭自己的心向，张三如估计要出单，他就凭自己的力量，斟酌下多下少，向长桌的单面桌上下，李四如猜这一宝要出双，就向双面桌上放，长桌中间有道拱线，将整个桌子一分为二，近宝官一半为单，在宝官对面一半为双，这种赌非常大，可聚数十人可数百人，赌客中如有理智，他轮赢到了某种程度就收手，假如没有理智，他一输就不堪收拾，小则尽一身所有而光，大则倾家荡产。

这种赌又叫“买卖宝”，原因它可由一人包办，那就更大了，方法是譬如王五老兄带的钱多，他一面审察，一面下注，在他审到某一宝估计非出单不可的话，同时又听到宝官高声说“包啦”，他就包到手，所谓“包”，那是将这宝包给别人作主，假如王五包到了，同时他又估计要出单，于是他就声明将整个桌面上的单面出卖，但许六爷的心向与王五相反，他认为这一宝要出双，他就将单方全部买下，往往宝揭开，输赢大得惊人，尤其是大场面，然而其中决覆太